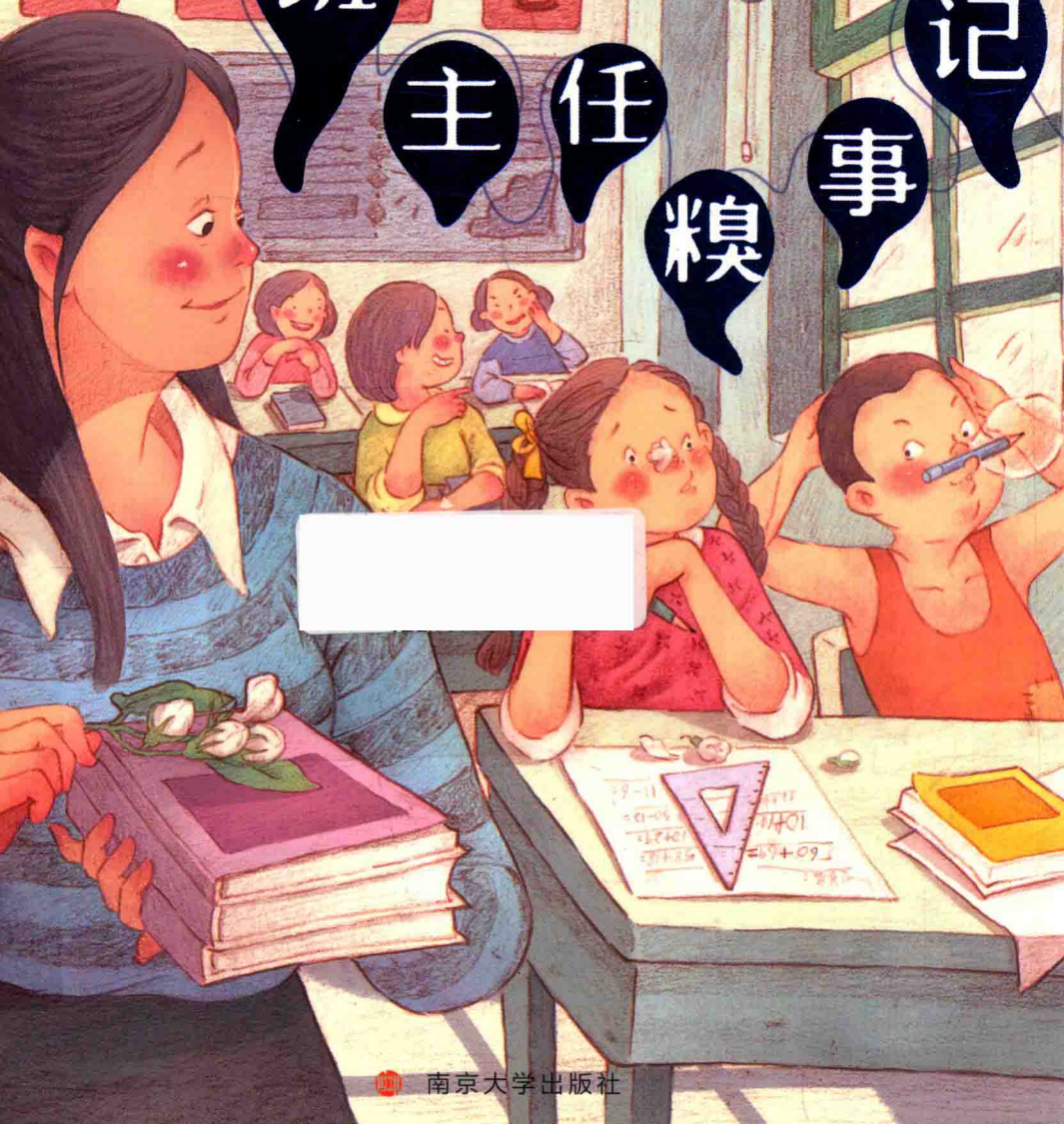
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
获奖作家书系

车培晶 著

精选集
作品
车培晶

班主任糗事记



车培晶
作品
精选集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
获奖作家书系



班主任糗事记

车培晶 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班主任糗事记 / 车培晶著. — 南京 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8. 1

(车培晶作品精选集)

ISBN 978-7-305-18724-7

I. ①班… II. ①车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4489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
出 版 人 金鑫荣
项 目 人 石 磊
项目统筹 刘红颖

丛 书 名 车培晶作品精选集
书 名 班主任糗事记
著 者 车培晶
责任编辑 邓颖君
终审终校 王 宁
装帧设计 谷久文
美术编辑 詹恋莎

印 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300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130千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18724-7
定 价 28.00元

网 址: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官方微信号: njupress
销售咨询热线: (025) 83594756

★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★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目录

保卫马闯 1

表妹开花 15

满嘴珠光宝气 35

白粉笔 53

班主任糗事记 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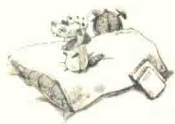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阿巩的一个春天 75

飞机效应 87

独自远行 101

纸灯笼 111

快乐在每个角落都会发生吗 117





爸爸的旧铁环 133

有狼潜伏 141

和老太太同桌 151

向日葵一样的曹日红 159

小丈夫传说 169



保卫马闽

1

我不知道马闽有几本书，我去了马闽家，马闽不在，他的傻姐姐在，我就坐下来等马闽，我不知道马闽去哪儿了，就坐着等。窗外漫天星斗，麦花飘香，马闽家的味道却很差，一股马粪味。这房子原是云艳家的马厩，现在成了马闽家。马闽家本来有一幢带铝合金窗的大房子，卖了，他父亲在北京治病等钱用。马厩窗矮矮的，没有风灌进来，一面墙挂满了考卷，是马闽的，都是100分，这是这里最好的风景。马闽说过，他将来要考北京大学，做一个大学问家。

那么，马闽有几本书？

我的眼睛在悄悄寻找，小桌、矮窗下面的洞、放粮的地方、母鸡孵蛋的角落、母鸡旁边的大柜……终于找到了，书就放在我坐的床底下，我的脚后跟触到了它们。这时，傻姐姐走出屋，不知去干什么了。我立刻俯下身往床底下看，书多得很，好几百本！我惊讶极了。我们校长说，你们这些孩子记住了，书是你们的翅膀，



能带你们飞很远。我忽然着急了，和马闽比，我的书太少，我飞不了很远。我想回家了，回家对奶奶说，我要买很多书。

可是，马闽没回来，傻姐姐也不在。主人不在，你最好不要离开，这是常识。我就坐着等，一直等。10点多了，他们还没回来。我有点紧张了。半夜了，你一个女孩坐在别人家里，一股马粪味，能不紧张吗？就在这时跑来了一匹马。

是云艳家的马，很老了，瞎了一只眼，云艳家已经让它退休了，什么活儿也不用它干。这地方曾经是它的家，它走进屋，以主人的姿态“啾啾”叫，尾巴乱甩，拿后蹄踢床，哗啦！从床底下倒下来一堆书，它仍踢，那样子像要把床底下的书都给踢出来，这真糟糕，我无法制止它。幸亏云艳的父亲跑来，吆喝着牵走了它。我想把那些书放回原处，猛然发现书上都盖着学校图书室的印章。我又从床底下掏出几本看，上面也都盖着学校的印章。怎么都是学校的书？借这么多书学校不让的，老师也不可能借到，这是常识。难道……我的心收紧起来，不敢往下想。我刚把那些书塞到床底下，老马又跑来了，踢床，尾巴乱抽，啪！棚顶的灯泡被抽碎了。屋里漆黑，孵蛋的母鸡咯咯惊叫。我慌了，这里问题太多，不能待下去了，我跑了。

星空明净，麦子在睡觉。我沿着麦田中间的土路奔跑，不怕，不怕，我不停地安慰自己。

远处有个人影。

是马闽。我立即藏进麦田里，像一只蜥蜴伏在泥土上。马闽走到我这边时停下了，把一包东西藏在麦田里，然后转身跑了。



之后，我听见我们校长的声音，“马闽，干什么哪？”“校长，我跑步，锻炼。”马闽回答。一辆自行车过去，是我们校长骑的。四下恢复了安静。

马闽撒谎了，他放在麦田里的是什麼？我爬过去看，是一口袋书。我猜不准有多少本，但绝不止二十本。半夜三更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书？难道……这工夫马闽跑了回来，我赶紧藏好。马闽拾起那袋书走了。我一动不动，马闽没发现我，他已经走远了，我还是一动不动。我仿佛在做一场噩梦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到夜的深处传来奶奶的呼唤：

“元代会——”

2

我的名字是奶奶起的。我出生在3月8日，一个麦子返青的拂晓，奶奶想起许多年前同样是3月8日的拂晓，她戴朵大红花骑着自行车去县里参加一个隆重的代表大会，就说，“叫元代会吧。”

名字有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，也会给你一些力量。奶奶希望我将来有出息，也能像她当年那样，去出席一个代表大会什么的。我一直朝着奶奶希望的方向努力，但还是觉得不行。我说的不行是指我不能做到和马闽一样优秀。马闽考试全县第一，打篮球也棒，作文也棒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很棒。对了，你在学校有没有一个偶像？一个让你崇拜的同学，你有吗？我有。就是马闽。



马闽比我大3岁，他读中学，我读小学，我们元庄学校小学和中学合在一起。不仅我崇拜马闽，云艳也崇拜他，云艳读中学，比马闽低一年级，她似乎被马闽迷住了，真的，她喜欢偷偷地深情地看马闽。

现在，我却变得害怕起来。我希望那天夜间看到的一切是一场电影，一盘胶卷滚动没了，世界还是原样，星空、麦田、村庄，都是原样。可惜那不是电影，那些有学校图书室印章的书不是电影。

还是先确认一下学校有没有发觉书丢了，当然不能直接问。元代沁老师管学校图书室，她和我是一家。我想好了，假装去借书，看看元代沁的表情，我就能猜出来。

图书室不在校内，我们上课也不在校内，学校正在建新楼，我们临时搬到镇里的一个大礼堂上课，图书室临时设在邮局旁边的一间破瓦房里。秋天新楼才能建好，现在到处都有些乱，老师们讲课的声音，各班级朗读的声音，交织在一起，恍然之中你会觉得是个赶庙会的日子。

吃过午饭，我往邮局那边走，一个同学说元代沁老师休产假了，我不信，跑去看，破瓦房门锁着，上面贴着一张纸：老师休产假，图书暂停借阅，请谅解。元代沁真生了，可我还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怀的孕，怀孕了肚子应当很大，她的不大，我只注意到很长一段时间她喜欢穿宽大的衣服，还以为是时髦呢。看来，我对怀孕的理解还很肤浅。

破瓦房窗上钉着一块木板，有个小洞。我朝小洞里看，又用手试着掀掀那块木板，它居然掉了下来，窗户张开一个大洞。我



忽然想，从这里可以钻进去！木板是活的，好像钉在上面，其实一动就掉了。马闽会从这里钻进去吗？我不由地打了个哆嗦。

当夜，我潜伏到图书室前面的麦田里，目光穿过麦芒，瞄着那扇窗。

10点多一点儿，马闽果然出现了！

他脚步像棉花一般轻，夜色把他的脸很好地遮掩住。他很麻利地从窗洞钻进图书室里，片刻爬了出来，把一些书装进一只口袋里，背上跑了。我难过地闭上眼睛，想哭。我崇拜的人居然偷书，我感到天塌了，地陷了，麦花不再香，星斗不再明亮。可是，





我不想这样，不想让星斗黯淡，我的梦需要星斗照耀。

我一直做着去北京的梦。父母都在北京打工，奶奶和我留在村子里，按计划我去年就该去北京上学，和父母团圆，他们在北京发展得已经很好了。可后来发生了变故，我父亲和另外一个女人好上了，我母亲一气之下和他离婚了。我的北京梦惨淡地搁浅了。奶奶天天在家哭，骂我的父亲玷污了祖国的首都。我不哭，哭有什么用？我看见马闽从不哭，他父母原先也在北京打工，后来他父亲得癌了，为了治病卖掉了大房子，他母亲在北京的医院里护理父亲，他和傻姐姐搬到马厩里住，还要自己做饭，可他从不悲观，从不掉一滴泪，还鼓励我说：“元代会，咱们要好好学习，将来靠自己的实力去北京上大学。”

马闽真的像一颗星斗，点亮了我，使我不忧伤，不彷徨。所以，我必须保护他。我跑回家，拿来锤子和钉子，把那块木板钉在窗洞上，一共钉了19颗大钉子。又找来一把干麦秸，把马闽可能留在地上的脚印仔细打扫了一番。我那样子就像和马闽是一伙的，他偷书，我断后。

突然，从远处射来一道手电光，不很亮的光柱斜斜地在破瓦房墙上滑动着。是我们校长！我听到了他咳嗽的声音，他气管不好，总咳嗽。我赶紧藏进麦田里。手电光追了过来，我弓着腰擦着麦芒拼命跑，拼命跑，最后藏进一座废弃的瓦窑里。

窑里有个地道，地道口堆着些干麦秸，我把自己埋在干麦秸里。对了，你看过电影《地道战》吗？我们元庄有很多电影里的那种地道，是打日本鬼子时期挖的，现在都没用了，好多已被填埋。



我在麦秸里藏了一个多小时才钻出来。田野静谧，没有手电光。我松了口气，但马上想，校长是不是知道我是谁才不追了？那样的话，明天上学我们校长问起来，我怎么回答？

当然不能说马闯偷书。可是，我们校长会问，元代会，你一个女孩子半夜跑到那里干什么？我怎么回答？撒谎？说他看错了，那不是我。可是我们校长会坚持说，手电筒照你很清楚，麦田里有你一串脚印。他还会说，元代会，你是个好孩子，难道还需要警察来审你吗？我怎么回答？我肯定要打哆嗦了。还有，如果我们校长发现学校的书丢了很多，肯定要怀疑我，那时警察一定要出场了。我怎么办？

凌晨两点，我悄悄回到家。奶奶睡着，忽然从梦里惊醒，问：“元代会，你没睡觉？去哪儿了？”我撒谎说：“我睡不着，去外面闻闻麦香。”奶奶信了，她以为我想父母了，说：“奶奶和你在一起，你不要想他们，快睡觉。”

3

早上，我做好了逃学的准备，逃到一个我们校长找不到的地方。我偷偷往书包里装了一些干粮，走出村庄，径直向新修的高速公路那边走去。不巧，遇到了云艳。她脚脖子扭伤了，骑着老马，她父亲牵马。

“元代会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云艳奇怪地问。我不吭声。她又说：



“我们一起去学校吧。爸，让她上来。”她父亲一下把我抱上马。我说：“我不骑，让我下去！”可云艳死死抱住我，我坐在她前面，她很容易就把我抱紧。“元代会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感觉不对呀，出什么事了？哦，你想你妈你爸了？你还在想去北京上学的事啊？”一路上云艳不停地问，我一句话不说。

第一节是英语课，老师讲了什么我一句没记住，心里一直想着逃学。下课了，我假装去厕所，打算趁没人时从厕所后面的小道逃走。可是又没逃成。一个女老师找来了，喊：“元代会，校长找你，快点！”

我心里突突跳，去了校长室。结果虚惊一场，我们校长根本就别提昨天夜间的事，也没说学校的书丢了，当然警察也没有出场。我们校长只是通知我参加县里的读书竞赛，说小学部选我，中学部选马闽。我悬起的心轻轻放下了，不再想逃学。但是我的牙开始疼了。

竞赛那天我没去成，牙疼得特别厉害。马闽去了，他得了一个特等奖回来，我们校长非常高兴，在广播喇叭里号召大家向马闽学习。接下来，传来了一个更好的消息：县长要下来察看麦收工作，顺便来看望马闽，还要去马闽家走访，送救济款。校长乐坏了，在喇叭里说，这不仅是马闽的光荣，更是学校的光荣。我听了心里很乱，很焦急，县长去马闽家走访，一旦发现那些书，马闽就完了。情况十万火急，必须抢在县长到来之前解决这个问题。

怎么解决？把马闽家的书搬走。搬到哪里？学校。谁来搬？当然是我。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，更不能惊动马闽，我要



保卫我的星斗，我要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做好这件事。

下午，学校放收麦假，马闽他们班不放假，升高中考试来临了，他们正在紧张备考。是个好机会。我把一个大口袋藏到衣服里，向马闽家走去。我计划把那些书装到口袋里，一次装不了，装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总之要把它们运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然后等到深夜再把它们运走，从窗洞塞进图书室里。这是一项重体力活儿，我能想象出我一个女孩做起来会有多么吃力，但我不会让任何人帮忙。

人们都在忙着收麦。马闽的傻姐姐站在麦田边“啊啊”叫着，向开联合收割机的人招手，她干不了活儿，只会看热闹。我凑准机会钻进马闽家院子里。马厩门虚掩着，孵蛋的母鸡正在啄蛋壳，小鸡要出世了，它心花怒放，并不理会我这个不速之客。这时云艳家的老马跑来了，停在门外，从两扇门中间探进脑袋探视我，像在问，需不需要支援？它一副焦虑的样子，仿佛懂得我的心。

“嘘——不许叫。”我小声对它说，“待会儿帮我驮书。”我真把它当成自己的合作伙伴了，它像是听懂了，老老实实站着。可当我趴在床底下要往口袋里装书时，傻姐姐“啊啊”叫着跑来了，她瞪大眼珠，操起一根扁担打我。我吓跑了。老马也跑了。

失败了。但我想，傻姑娘还是容易对付的，想个办法把她引开。我去水塘边采来一大捧蝴蝶花，放到她怀里，说：“你去慰问收割机，给收割机献花。”她摇头。我又说：“县长要来了，你快去村口欢迎县长。”她呲牙笑，但就是不肯走。她捧着蝴蝶花端坐在门口像个门神，铁了心要保卫自己的家。



唉，怎么办？突然，我想起瓦窑里的地道，那条地道通向马厩。几年前，马闽家还没搬到马厩里的时候，我和村里的几个男孩玩地道战游戏，我当女民兵队长，带他们钻地道，我们擎着麦秸火把，向弯弯曲曲的地道深处走，地道经过马厩，马厩里的马槽子下面有一个出口，我们从出口爬了出来。如今，马厩变成了马闽家，马槽子抬走了，但出口一定还在。从地道进入马闽家，把书搬走，是个绝好的办法！

4

我带着手电筒去了那座废弃的瓦窑。地道里凉飕飕的，越往



深处走越凉。但我没能找到通向马厩的出口，它被填埋了，那个地方的土很松，可出口被堵死了。

挖开这些土，把出口挖通。

我跑回家拿来铁锹，开始挖，挖下来的土往地道两边堆放。我把自己想象成《地道战》电影里的女民兵，干得特别起劲，浑身冒汗，满脸泥巴。心想，一个小时内一定挖通出口。

然而，我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了。那些土虽然松软，但多得很，总也挖不到尽头。后来，我实在累了，躺在洞里睡着了。醒来后，看看手腕上戴的电子表，12点。我以为是半夜12点，其实已经是第二天中午12点了。

我想继续挖，但饿得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。我从地道里爬出来，想回家找点吃的，遇到了云艳。她脚踝扭了，不能帮家里收麦，坐在树阴底下温课。看见我，她吃一惊：“元代会，你去哪儿了？看你搞得像个泥菩萨。”我不理她。她说：“你奶奶到处找你呢。”

我一溜烟儿跑回到家，奶奶一把抓住我说：“急死奶奶了，两天不照面，你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去北京找你爸妈了？”我不说话，拿起锅里的冷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奶奶说：“别吃冷的，我给你煮鸡蛋面吃。”奶奶开始生火。可是，我听到了村里的大喇叭响起来：“村民们请注意，县长明天要来我们元庄镇，还要搞现场办公。”我慌了，拿起两块冷干粮风一般跑去了。奶奶喊：“别走，面条就熟了。”

没有时间吃饭了，我必须抢在县长到来之前，把地道挖到马厩家，把那些书运走。我拼命地挖，像一只疯狂的土拨鼠，挖呀



挖呀，挖得昏天暗地，忘乎所以，忘记了劳累，忘记了时间。突然，挖出一线亮光，出口通了！

但出口不在马闽家里，而是在云艳家的磨坊里——磨坊和马厩紧挨着。显然是我的失误，我把地道挖偏了方向。我从洞口探出脑袋看，夕阳西下，云艳家没人，鸭鹅嘎嘎叫。后来老马走过来，看着我和洞口，“突突”打着响鼻——我满脸泥土一定让它感到惊诧。

我定准了方向，又开始挖。太累了，但我不想停下来，必须抢时间挖到马闽家。太疲劳了，挖着挖着我晕倒了。

5

等醒来时，已经是第三天傍晚，我躺在病房里，我奶奶也躺在病房里，她也病了，是因为我而病的。云艳和她父亲母亲守候在病房里，他们眼里装满了疑惑。云艳问：“元代会，你挖地道干什么？挖金子啊？”我闭口不答。云艳又说：“多危险啊，亏了老马，它老是叫唤，我爸才发现了磨坊里的洞口，下去救了你，不然你死在里面都没人知道。你挖地道干什么？”我还是不回答。

但我很想知道马闽家的书有没有被县长发现，于是小心地问：“县长去马闽家了吗？”云艳摇摇头，说县长去学校见了马闽，发给他救济金，没去他家。我松下一口气，在心里笑了。

我不想让马闽知道我住院的事，可云艳告诉了他。那天放学